

# 一壶一世界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1990年出生的陈英泽从小喜欢画画,大学时就读南京艺术学院金属艺术专业。成立“南作器”工作室的第二年,他就从南京搬到了景德镇。三宝村,老旧的房屋,隐世的小院,四个小伙伴带着猫和狗,带着大大小小的工具、材料和“趁年轻还折腾得起”的心,沉醉在每日打银的声响中。

备料、熔料后,软化的银块迅速延展开,用木桩凹槽打成片状、裁圆后,锻造是整个银器制作过程中最耗时的一步。大型(大体)的型准(型的准确度)需要对线条敏锐的把握,铁锤和火枪是必备的工具,反复穿插退火软化处理并捶打,一个壶的成型,可能要十万锤,可能要几十万锤。在壶纹上,陈英泽调侃自己团队的风格是“瞎搞”。国画中的笔墨千秋,一枝一叶的清秀素雅,怪石嶙峋的千沟万壑……东方趣味与中式写意在一把壶上演绎天地世界的万种风景。

“我一直觉得材料本身是有性格的,”陈英泽说,“相比起来,铜的可能性是丰富的,热氧化或包浆后,会拥有千变万化的颜色,而银一般就是白色的;铜在加工时较脏,银在加工时较干净;铜是厚重的,有某种朴素的气质,银毕竟是贵金属,带着贵气,但又不像金,有似火一般的强势感;金像个雍容华贵的妇人,银就像个江南女子,干干净净、清清秀秀,银在我心中是柔软、干净、温和、内敛的。”也因此,手中的温柔或暴戾,都会影响壶形给人的感觉。手工艺是有温度的,作品的样貌,能体现人是用何种状态去对待他手中的事物的。

一锤一砸间,有时如画笔铺陈,有时如雕塑刀建构。陈英泽团队自觉创作的自由度比刚开始更高了:“学了这个专业,越学越觉得自己只能做这件事了。”这不是一种对生命可选择的价值狭隘的体认,而是用时间和精力换来长久的熟悉之后,终会发现,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和信赖。



陈英泽

## QA 生活周刊 × 陈英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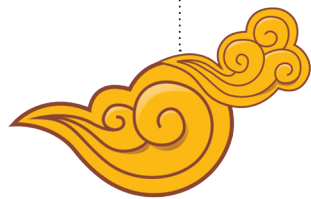
Q: 分享一下2018年的心愿清单。

A: 应该没有大的改变,会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原有的基础上多做一些创作性的作品,加一些比较个人的灵感。

Q: 写一句话给和你一样热爱生活的朋友。

A: 浪费时间在自己喜欢的、美好的事物上,是值得的。

灵心造物



器物有灵,匠人有心。金属和陶土成了生命中最  
好的朋友,一锤一制间,自己也有了造物者的脾气。

# 陶土有本心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“习炼手心、理解泥料”是乐子砚形容自己暂忘设计师身份、尝试制作陶器的状态。陶瓷从最开始是一门和泥料打交道的艺术,泥料本身柔和、可塑性强,但泥料也有自己的脾气。“我很喜爱泥料这种内在的个性,”她说,“陶艺必须充分理解水、土、火的力量。”到现在,乐子砚都不会去选择没有任何质感的泥料,尤其是陶泥使用得更多一些,瓷泥少一些:“不同的泥揉在一起是很有趣的。我喜欢有颗粒和杂质的泥,像服装里的棉麻或是夏布,亲切温和、不失雅致、经久不褪,积累了使用痕迹后更加出色;而景德镇当地是硬质瓷,接近丝缎,瓷泥比较精致,讲究透、亮、白,越接近玉质越佳。做个粗略的比较,瓷与陶土烧制后的不同,如同国画中工笔与写意的关系。硬质瓷的美类似文人画,我选择的陶,更接近穷禅僧们的大写意山水墨迹。”

2014年,乐子砚在景德镇三宝村租了一处村屋埋头创作。每个器型的制作数量每次都控制在几十个以内,主要集中在碗,略有一些公道杯和小皿碟。做食器与做别的容器的不同从和泥就开始了,食器更注重安全性和手感。安全性方面而言,食器的选材挑剔,需要成熟、安全的釉料。“食器不像花器,花器重视质感,材料更可以大胆变化。”乐子砚说。

在乐子砚看来,食与器是一种静止与流动的关系。食物源自自然,随时节变化,一岁一岁地交替,是流动的时间;器物来自人的智慧,千年的生活脉络是静止的观照。食与器相互依存,器物是山,食物就是漫山的植物和流转的溪流。



乐子砚



## QA 生活周刊 × 乐子砚

Q: 2017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A: 完成了与日本陶艺家的合作交流展“和合之美”,过程中认知了备前烧工艺,得到了日本陶艺家的鼓舞,更坚定了信念。成一事而进一步,这是2017年最大的收获。

Q: 写一句话给和你一样热爱生活的朋友。

A: 像植物一样对待自己的自由生长,生机蓬勃,又不失平静,无惧风雨。与君共勉,追随光,继续做会呼吸的植物吧。